



頓巴斯

戈爾巴托夫著

頓 巴 斯

戈爾巴托夫著

草 嬰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頓巴斯

著者 戈爾巴托夫
譯者 草嬰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331) 字數37900 印刷0001—23000

33.5"×45.5"1/32 印張16 $\frac{7}{8}$ 定價18,500元

00000

БОРИС ГОРВАТОВ
ДОНБАС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1.



Бор. Зырянов.

CH024/58

勞動的詩篇（代序）*

斯達哈諾夫運動是現代最驚人最偉大的運動之一。它從頓巴斯的中央伊爾明諾礦開始，很快就普及了整個蘇聯，讓全世界人士看到，社會主義社會潛藏着怎樣無窮的創造力。繼這個偉大的歷史性運動的最初幾個發起人而起的，照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的說法，『還有其他的先驅分子，還有整批整批超過了第一批先驅分子勞動生產率的先驅分子。』●頓巴斯採煤工阿歷克賽·斯達哈諾夫和他之前的尼基塔·伊索托夫的創舉，馬上受到各種不同職業的男女工人的響應，其中有織工、鑄鋼工、鐵工、機工、建築工和火車司機。『斯達哈諾夫運動是我國工業未來之花，』●斯大林當時就說過這樣的話。舊的技術定額、舊的生產標準和舊的生產計劃，都被新生的洪流沖洗一清；進步思想戰勝了保守觀點，新事物向舊事物挑戰。

戈爾巴托夫在他的長篇小說頓巴斯裏，描寫了這個意義重大的時期。通過馬麗雅礦的兩個青年礦工和他們的一些同事，作者成功地顯示了蘇聯工人階級本身在這幾年中所發生的重大改變。

●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二章，第四四二頁。
● 同上，第四四四頁。

本書的主角安德烈和維克多，是兩個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他們出生在一個叫企比略基的小鎮裏。他們的成名是經過一段艱難而曲折的道路的。他們體驗過一切——對礦井的恐懼、作新礦工無法避免的困難和不習慣於嚴格的勞動紀律。維克多、阿勃羅西莫夫起初不能自持，以至打定主意想離開馬麗雅礦。然而，安德烈的不渝的友情終於把他從可恥的行爲中拯救出來。安德烈、伏龍科在火車站上找到了他的朋友並且說服他回礦上工作。這些困難和考驗鍛鍊着兩個青年礦工的心。

他們在礦上並不感到孤獨。他們有許多善良的朋友和老師——奧尼辛叔叔，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煤礦；青年團組長斯維特里，一個不知疲倦的心地很好的人，他把人家的一切事情都看作是自己的事情；永遠不會老的列斯尼亞克叔叔，他總是毫無保留地把自己豐富的經驗傳授給青年人；馬麗雅礦的黨組長聶察英科，他謹慎而熱情地引導青年克服他們在新的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在所有這些人的熱心照顧下，安德烈和維克多逐漸成長起來，獲得了信心和經驗。

安德烈、伏龍科和維克多、阿勃羅西莫夫爲採用新的工作法而進行鬥爭，這是本書的主題。在這個鬥爭中是沒有袖手旁觀的人的。我們可以看到像格魯施科夫工程師那樣的消極的反對者，也可以看到像羅亭和馬基楚克那樣的斯達哈諾夫運動的死敵。然而，維克多、阿勃羅西莫夫却手拿風鎚，在工作面上證明了自己的勇敢。他的生產紀錄受到馬麗雅礦上他的許多朋友和頓巴斯其他各礦工們的挑戰。他那風鎚的聲音在全國各地獲得反響。顯然，這種向舊事物挑戰的熱烈願望，早就在羣衆中成熟了。『大家有一種感覺，彷彿周圍的一切都一下子離開了原位，擺脫了常規，毫無顧

髮地勇往直前；因襲的垣牆倒塌了，陳舊的堤岸決口了；人的面前突然打開了一望無際的前途，使人驚奇得目瞪口呆。」

這些勇敢果斷的孩子的大胆夢想實現了。他們的名字傳遍了頓巴斯。最後，安德烈和維克多隨着頓巴斯著名人物的代表團去到了莫斯科，他們的心願也實現了。當他們的列車駛入這個偉大的城市時，礦工們在莫斯科車站聞到了親切的煤的氣味，他們感動極了。「瞧吧！」維克多跳到月台上，眉飛色舞地說。「這是我們的煤味兒！」『首都人士熱烈地招待他們的貴賓。礦工們實現了他們多年的宿願，看到了莊嚴雄偉的紅場。』

但是，安德烈·伏龍科逗留在莫斯科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就是他被請到克里姆林宮去見斯大林的那一天。「這當兒，他覺得跟他一起握住斯大林的手的，還有維克多，還有列斯尼亞克叔叔，還有老祖宗，還有奧尼辛叔叔，還有米佳·查柯爾科，還有達莎以及馬麗雅礦的全體黨員，全體礦工和所有的人們。他，安德烈·伏龍科，馬麗雅礦的黨書記，是代表他們跟布爾什維克黨的總書記握手。」斯大林給安德烈展示了頓巴斯的遠景。安德烈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斯大林的親切談話，那間陳設很樸素的辦公室和隔窗望得見天空的克里姆林宮。描寫斯大林和礦工伏龍科的會見，是全書最動人最有力的幾頁。

作者寫這部關於頓尼茨地方和它的出色人物的小說，是懷着真情和熱愛的。頭髮灰白的老礦工列斯尼亞克在談到他的祖先時，神氣活現地大聲說：「我們雖然不是貴族，但是記得自己的根源。我們開發了這些礦井，我們給了這片草原的生命！」這個人物的性格描寫是不能不使人稱讚的。讀

者在謝遼查·奧且列金身上可以看到另外一個有趣的性格。他本來是一個輕率的頑童，但在激勵人的工作和礦上朋友們的影響下，終於變成了一名優秀的礦工。那個生有一頭紅棕色鬚髮的小伙子米佳·查柯爾科，不論在工作上，不論在跳舞上，都不願輸給他的對手維克多，是一個引人喜愛的人物。還有，礦工姑娘達莎在礦井裏做過換礦燈的工作，礦工們就管她叫『螢火蟲』。這個人物也寫得很有趣，很可愛。

本書的兩個主角——維克多和安德烈，作者是從發展的觀點來描寫的。

頓尼次的風景寫得非常細膩動人——青草芳香，羅雜着冒煙的矸子氣味的草原，雲霞飛翔的燦爛的落日景象以及月光如水的春天的夜晚。戈爾巴托夫筆下的景色總是離不開人的，總是受到人類呼吸和勞動的溫暖的，而這塊嚴肅的土地也領受着人的熱愛，人使它的面目永遠在改變和進步中。

這本描寫三十年代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生活的書，對培養年輕的共產主義建設者的性格，作用很大，在蘇聯讀者中享有普遍的好評。

* 本文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出版的本書英譯本譯出，作者未署名。

¥ 18,500

第一部

兩個好朋友





有兩個好朋友，一個叫維克多，一個叫安德烈。在一九三〇那年，他們兩人的年紀加起來，一共三十五歲。

『樹葉子已經發黃了！』維克多指着普曉河上漂着的幾片楓葉，悶悶不樂地說。『老兄，我們也該打個主意了！』

安德烈一聲不響，只是聳聳肩膀。

兩人用羨慕的目光凝視着一張枯黃的手掌形的楓葉，瞧了好一陣，瞧它怎樣在水面上一起一伏地打轉，怎樣順着河水漂流，越漂越遠，越漂越遠，直向海洋。楓葉在漂流，可是他們却仍舊坐在老地方。

他們兩人，生在同一年，住在同一條街上，進了學校，同坐一張課桌。他們有着共同的課本、共同的鴿子、共同的幻想。他們從未想到，他們將來可能走兩條不同的路。

每天早晨，每天黃昏，他們總是不約而同地說：『不，得走了，得走了！』可是他們始終沒有離開本鄉一步。

他們住在企比略基，這是普曉河畔的一個小鎮。他們生在這裏——維克多生在一所花瓦屋頂的白色小房子裏，安德烈生在一所綠鐵皮屋頂的藍色小房子裏。他們在這裏長大，在這片草地上奔跑嬉戲，夜裏常常仰望天上的那幾顆星星。可是現在他們却決定要拋下這一切，永遠地拋下這一切。

『你爲什麼不想當海軍，安德烈？』維克多怒氣沖沖地問。『老兄，當海軍可以在大海洋裏航行呀！』

他們從來沒看到過大洋，就連海、大河和大城市也沒見過。四層樓的房子，他們只是在電影裏看到的。

他們生下來到現在有十七個半年頭，一直住在這裏，住在這條街上；而所謂街呢，實際上只是一道籬笆緊接着一道籬笆罷了。整條街都長滿野草：一種是蒺藜，一種是狗尾草。風吹草動，蒺藜上就揚起一陣乾燥的銀色花粉。

這條街，從來不會有汽車經過，就連大車的聲音也難得聽到，因爲它離開大路太遠了。這裏，車輪的痕跡從來不會通到遠處去，它們總是急速地彎進了院子，好像世界上條條道路都只通打穀場；而穀倉也就是路的盡頭。

『說不定還會讓我們去開潛水艇呢，』維克多說。『理由很簡單。我們的身體都很強壯，你說怎樣，安德烈？』

他們出生的那條街，兩邊都是花園、庭園和菜園；而且這裏的花園都有茂盛的花木，豐富的果實；花園四周的籬笆都很整齊，菜園種得極好，照顧得很周到，裏面沒有一根雜草，還有那窗下的

蜀葵花，紅紅的，又鮮艷，又飽滿，好像一個個漂亮而驕傲的待嫁的鄉下姑娘。這裏的小房子全都隱沒在美麗而濃密的綠蔭叢中。房子疏疏落落地東一座，西一座，彷彿在這條街上和這裏的生活中，佔主要地位的，不是房子，而是花園和菜園。這裏的房子都很矮小、陰暗，牆壁都是泥築的，所不同的就是屋頂：屋頂極少數用鐵皮，也有用瓦，但最多的還是那種像哥薩克的頭髮一樣剪成圓形和兩面分開的草屋頂，或者用灰色的枯蘆葦蓋的。仙鶴喜歡在這樣的草屋頂上做窠。據說，仙鶴會帶給人幸福。這條街上，就棲居着許多仙鶴。晚上，牠們像哨兵一樣排列在屋頂上，一隻腳縮着，一隻腳站着，嚴肅而威武地保衛着牠們所帶給人們的幸福。

「不！」安德烈低低地說。「我不想當海軍！」

「那末你到底想幹什麼呢，安德烈！」維克多煩惱地嚷開了。

維克多沒有父親。他的父親是個布爾什維克，現在長眠在企比略基中心的小公園裏，長眠在烈士公墓裏。差不多每逢星期日，維克多的母親從市場回來，總要帶一個小小的花園到墓地上去，並且依照習慣，總要先哭幾聲，然後小心翼翼地把花園放在墓碑的腳下。這座墓合葬着幾個人，而這一點，常常使維克多的母親覺得難過。丈夫就在死後也不屬於她——他跟同志們躺在一起。

維克多的母親是一個善良純樸的女人，從前怯怯地愛着丈夫，同時又怕着丈夫，現在她愛着兒子，同樣也怕着兒子。兒子長得任性、倔強、脾氣大——像父親。而作母親的也早就猜到，在她的窠裏，兒子覺得氣悶，不舒服。他很快就要飛了。她已經在替他縫出門用的手巾和襯衫，一面縫，一面哭。

『或者，去念書吧，嗯？』安德烈怯怯地說。『區委裏入學證多着哪。』

『念書嗎？』維克多哼了一聲。『你褲子磨課桌磨得還不够嗎！……這麼說來，你不想當海軍，那末，進航空學校吧。』

安德烈的雙親都健在。父親在製粉廠裏當機匠，安德烈小時候，總覺得父親是一個魔術家。在廠裏，工人們的身上都灑滿了白麵粉，只有他一個人是黑色的，也只有在他一個人身上，聞得到那種甜膩膩的、不是本地所有的煤油和機油的氣味，還有那個怪東西——發動機，也只聽他一個人指揮。安德烈因為有這樣一個父親而驕傲，同時暗中又在可憐他。

安德烈的父親最愛談自己的往事，談起來極動聽。他的故事總是這樣開頭的：『這還是我結婚以前的事……』他的青年時代是在流浪和冒險中過的，過得很了不起。他航過海，在鐵路上做過事，跑過許多碼頭。他總是『跟住機器』，讓煤油發動機來支配他忙碌的生活。後來他突然結婚了，並且在這裏安居下來。他的故事也就這麼結束了：『好了，後來我結婚了。』再下去就沒有什麼東西好講了，而且就是有，也是沒有趣味的了。

安德烈自以為很了解父親，——父親是不幸的。有時他很想走到父親跟前，直率地說：『爸，讓我們離開這兒吧！嗯？你、我、維克多——背起袋子，走！』但是安德烈並沒有這樣作，因為他知道母親會鬧的！他有些怕母親。他對母親說話用『您』，對父親用『你』。

事實上，從安德烈父親的外貌上，看不出有什麼不幸來。他不論對什麼人都要嘲笑：對自己、對老婆、對鄰居，都一樣；但他的嘲笑很天真，很和氣，不懷惡意。人們都喜歡他。

他每天放工回家，洗了臉，吃了飯，總是到花園裏去，徘徊在苗壠之間。這片綠色的世界，雖然不是屬於他的，而是由他老婆管理着，但是他也像所有做工的人那樣，熱愛花草樹木。他愛蹲在苗壠間，老是又驚又喜地察看幼苗的生長，好像察看什麼奇蹟一樣，同時傾聽青草和草叢裏蟲類的音樂，呼吸濕潤的泥土的氣息和鮮花的芳香……在這個綠色的世界裏，在這條街上和他自己的家裏，洋溢着一種特殊的寧靜。在這種寧靜中，生命無聲無息地、不知不覺地成長着，死亡着和重新誕生着；楊柳長出了嫩芽；牽牛花沿着繩子爬上屋頂；又朝着太陽，開出一朵朵青底黃紋的喇叭，並且好像在吹出集合的號聲；芳香的青草在農家的泥地上甜蜜地默默枯死；晚上，庭園裏素靜的紫羅蘭，突然精神百倍地開放了，它們那種撲鼻的濃香，籠罩了大地上的一切，並且跟浸蜜的土煙草——安德烈父親心愛的煙草——的甜香混和在一起。這就是幸福。

安德烈自然無法理解：這種寧靜也就是父親的幸福。有工作，有老老實實掙來的好麵包，這是幸福，何況還有自己的小房子，房子裏關上百葉窗，又是一片清涼的陰暗，夜裏還可以用鐵栓鎖上百葉窗，還有籠罩着大地的一片寧靜，而在這片寧靜中，孩子們在生長，番茄幼苗也在成長，牽牛花用自己的喇叭，吹出快樂的生活頌歌。這是幸福，雖然仙鶴不在鐵皮的屋頂上做窠。

如果爲了要到人地生疏的遠方去作荒唐和疲勞的旅行，就得拋下所有這些慘澹經營和住慣用慣的東西，不論安德烈的雙親，或者維克多的母親，以及住在這條街上的許多人，都將認爲這是一種不幸。

那末，幸福到底是什麼呢？要是安德烈和維克多知道他們得在企比路基過一輩子，得在老家的